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三十七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奏疏說一

王鳴鶴曰諸先正疏議是所陳于正嘉隆三朝之間者其爲西北邊防碩畫至計較著彰明可坐而策之言勳裁者足以褫梟獍之魄言　封貢者足以來歸附之誠其間審機度勢簡士集餉任材賢明賞罰言人人殊而百慮一致無非桑土之謀爲

國家貽萬世敉寧之福者也說者謂貢市非久長策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勢何以異此殊不知假羈縻之術修戰守之備比之東支西吾應接不暇者勞逸奚啻倍蓰也楊蒲州公身係安危四十餘年疏中所載誓不與賊共戴天日眞有匈奴未滅無以爲家之意數語至今讀之凛凛有生色忠義赫然足稱社稷臣矣各疏具載諸公集中行世已久今彙次成編俾鑒於成憲雖百世可復也奚止爲目前歲月計哉

趙公伸邊務疏

一曰興復哈密幅隕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名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土番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爲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千餘里迨我　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

拒未來者不强其於西域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
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
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
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
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
擅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逃居苦
峪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罕
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

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
主事十八年甘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
種類都督罕愼襲封爲王宏治元年尋爲阿黑麻殺
之兵部具以　聞請降璽書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
宏治四年本番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
脫脫裔派陜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
陜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
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
陜巴及金印以去時宏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

張某都督僉事侯謙卒阿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畧焉既抵甘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勑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勑以往迨久求回張侯等遂以

上命修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侯等於宏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張降外任侯住俸削住

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撫何阿黑麻復令牙蘭率衆侵據哈密于時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襲殺牙蘭之策乃於宏治八年請勑甘州守臣揀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以歸時宏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寫亦虎仙等搆引土魯

番爲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帑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與尸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朝廷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之興師外夷亦爲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

勢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閉關絶貢亦一策也況哈密三大頭目都督罕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頡頏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爲守必須仍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與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夷落射獵爲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卽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竝聽往來以繫其心其

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夷貢使著令若干扣討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匿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罕東諸衛本共番落處之可也斯其經畧乎哉二曰征剿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厮兩種因與本酋小王子讐帶領部落

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成功蓋深
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安置之
地西與莊涼諸路利衛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
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
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
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
以亦不剌等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剿近年雖
有總制之官初本為套虜住剳固原文撤調遣相距
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

州守臣整備哨察日夜不暇縱有警急又須咨議總制衙門往來躭延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咎於芻糧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太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鬭者少我兵強弱虛實黠虜窺之熟矣遂使我翻爲彼籠絡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輒爲鄉導非爲不攻而反爲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今日爲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隘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

知彼知巳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爲巧辭善說能移人意者使游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爲間知山川形勢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使導軍材力蹻健能猿騰鶻擊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密覘宜於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飢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創從逆順逆之間有禍福死

生之道久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為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隨軍向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海三年兵部尚書王某出師統衆軍中歷賞意以成功靖遠封伯即令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得其人焉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

爲權有專制不得阻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掊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定勳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賚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威望大振土人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委虜甘州守臣又非兼爲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

呼紙上栽桑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其責成又有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厚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予末學愚臣所與爲也三曰申嚴守瞭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觜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剌都地方青峯臺墩以至尖山墩共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

九塞直與靖虜衛乾鹽池相接先年砲火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至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帶彌滿山谷處處逼賊各路炮火處處舉放會安靖隆雖得小寧而固原鎮戎先已動搖石鹽韋萌雖云有備而定邊與武一帶先已殘破宜令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舉放火砲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復令固原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禦操守等官照所管城堡備將墩臺與舊墩應用旗竿鎗礮盔甲弓箭

煙筒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軍瓜探夜不收與巡墩
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册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
照舊各選指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切急事宜
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
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所謂瓜
探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於非命
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如瞭望
不真以多為寡虛張聲勢以寡為多躭悞事機除本
等非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號會止固

原警急相逼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
害相關誤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如賊人
來自各邊拆墻入境或三五人至三十五十人日則
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
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
則一齊舉火各二把隨即放砲二箇燒柴堆二座或
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
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
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

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爲進止收斂人畜預得隄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窰洞堡附近扼塞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舍土達土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兩不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昔人有言東南文葩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況天晴遠戍狼火分明將領轅門軍威

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四曰督理
馬政嗚呼陜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騍馬有
牧馬太僕寺點馬點馬寄之騎操牧馬司之監苑監
馬課之罷遲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
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自點視之法
不嚴而椿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
場冊籍散逸無存豪强占賣尋襲如舊則孳放無地
而牧軍因得以藉口奏討紛紜召商收價報中粮草
假以寅緣則撈擗不時而鹽課於是乎大壞是知牧

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監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背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為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皆奏行該部兌借領用事雖不常即其例也

郎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士漢官軍籍名守册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中監兌各鎮官軍囘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椿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已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事有成雲錦爲羣可以西障全陜無慮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

領苑孳牧之功有以也即令甘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鹽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祿糧修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爲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倣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馬價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孳牧科駒

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畢牧地見今豪强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業果如封界論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即已矣蓋甯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蹤廢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必須做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一匹或給百斤甯遺厚利於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戶彼以茶爲命我以茶爲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爲禁之可也固靖延寧衞所原有地畒朋銀備禦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額俱自正德元年爲

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罪名或議量
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精於稽覈與情不甚是
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僨帥剝削到骨衣糧
賞賚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征銀醫之病人殘喘命在
旦夕顧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死矣五曰急
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
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顧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
或溥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密價值屢增於國
引額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

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承樂年間每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豪賣窩侵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顧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

情所在豈假強爲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宜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宜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

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濟利病均爲欣戚行之數年即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懇

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要害者搭配均勻只令兩淮正鹽者往中焉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六曰歸重事權嘗聞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閫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

隆也各鎮不得而莅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爲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奧皆其主有會何綜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局忌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况掄選本於興材調度出於儔伍因勢而動因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於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

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彎弓遠近不等西有横城堡東有黄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塞塞營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墻平漫處處通賊蓋迎其鋒則彼衆我寡譬之賫寇兵而齎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陷虞羅而投鳥弃是故擺邊末策也揚兵常事也賞厚非恩也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爲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算爲奇正以爲本奇以爲用虛則合而爲正出則散而爲奇四面八隅觸之皆動

前後左右互相爲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毋以各鎭從違爲喜怒毋以一人喜怒爲異同或以與武花馬定邊韋州一帶爲一路或以石溝鹽池豢城山城一帶爲一路或以黑水鎭戎西安海剌一帶爲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爲一路曰間卒伍曰精甲兵曰修城堡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堠彼不我侵則勿啓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圉度則其勢之虛實强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爲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

邀擊之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敘寫
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
之體臣又謂河套逼臨延寧山後則爲宣大零賊住
套每年有之大勢出入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
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
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踐各鎮兵馬回營
隄備修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七曰優恤戍卒陝西
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冬有商
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爲

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爲曰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爲抽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局科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提單跕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戶軍件等役況圖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名雖近古然

往昔盛時賞以時賚功爲已有置之麾下待以上將
是故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勝覘
令之勢緜糗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於草野主將
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
塡擻繼以空營利從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
樂爲我用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
其誤收不戰之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
寗備禦宜不敢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
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

於鎭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客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柰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釣豹捕鹿或官馱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節令刻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嫁贈人執役或與豪右爲傭執鞭或托爲腹心令其包納月利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糧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爲也商郿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餡穀且礦徒曬賊曾何擒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八曰嚴謹調

遣賊在河套則徵調宜大賊不過河則徵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為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大以為山永遼薊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凶狡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鬨張皇不已誰不畏怯臣以為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鳥獸同羣大勢向往虜衆多寡何以內知不信則弛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

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警急於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迹章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爲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不徵兵只在一守爲今之計宜加參酌著爲定令先主隄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客兵分布機宜先據要害大虜住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消而延寧無事則備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盡其材能致敵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爲

十如黃甫川娘娘灘灰溝營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偏關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絡閣設備以遏東奔如黑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棵樹西北直與賀蘭莊浪相連則延寧之責也綸閣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潰且冬深河凍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即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即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爲之騷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爲之撓動臣謂東奔則即疑兵之謂也西潰則即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顧不在延寧宣大在固靖環蘭

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害之涉然則蓄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爲則此爲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居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　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奪功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者出明詔革之盡矣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効愚以議擬者有

例可循覈實者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
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宜將征進西
海主客士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酋首散敗賊眾
平定一方茂著勳勞者為上一等照例奏加封拜以
示崇異其有潛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為福納叛招
降則另為一等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徑行
潛消虜勢則另為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
壯男子通曉夷情為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
另為一等又有守墩守墻瓜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

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
地方則又爲一等又有固靖瓌蘭崖窑洞堡土達土
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
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爲一等必通査條格參酌事
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爲數
等毋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
同一陞也某爲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
副叅以下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
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王公藜邊議八事疏

詔旨令廷臣再議禦虜方畧臣竊見會議之際心之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一曰定廟算臣切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恭然便如無事古之帝

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入則憂惶奔走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觀火篩雖號桀黠然古之冐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北虜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主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勲畧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惟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下不敢遠喻即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歐襄武王湯和越國公

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
穎國公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
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
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厮養可將豈令天下之大而遂
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
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
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
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
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

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懋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矣二曰重將權

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調欲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延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

雖老尙可用也乞依　祖宗時用王翺馬昂故事起
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
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
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
者以爲今督提旣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
復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
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鎭京營遥爲聲援一切
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則京軍
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

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鬬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於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爲旣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狥臣非敢贊之以殺人

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將名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為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閫邊人苦

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為　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時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肯効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為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賞臣以為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為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

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絶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氷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内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較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

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
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
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
官且併其許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
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
則人人皆勝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
交聞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
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　中國不
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

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
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聞廷臣
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
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
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七曰
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
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
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
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令邊軍與

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八曰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况於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刼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

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尙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分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卽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剉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

旨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巳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方牽於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處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王公瓊邊防議

瓊集諸將議調固原兵亦赴花馬池與延寧兩鎮兵會合共三萬擺邊拒賊衆以爲待賊深入乘其散搶

設伏遊擊或可得利若此花馬池擺邊賊初至數萬結營擁入勢如山壓其鋒甚銳不可當先年官軍在彼阻截被圍失利瓊曰往年賊大舉深入官軍分布腹裏未有能邀之者惟嘉靖五年六月賊入不攻二千官軍二萬邀擊以十敵一是以克捷今賊必以此爲戒必擁衆數萬而後敢入乃欲僥倖如前克捷豈可得乎且花馬池東西賊路不過三里既過下馬房東西南北道路二千餘里賊隨所至掠取積聚牛羊食用我軍出百里之外糧草匱乏士馬飢疲自不能

戰審此兩端勝負已分何待臨敵而後知乎又兵法當識地利險據要以逸待勞今集兵三萬據邊墻營堡守之縱不能與戰取勝豈遽爲賊所攻陷乎兵守旣固賊豈敢肆意長驅不顧所掠之畜產乎遂統精兵六千啓行餘兵四千留固原操練聽候取調六月初九日至靈州適橫城堡在靈州北七十里黃河東岸邊墻盡頭收送虜中走回男子楊通備言在虜營見達子打造鍬钁弓箭說到七八月要來腹裏搶掠及脫走到邊見達子一羣在外行走本堡官軍由黃

河岸過邊邀馬入堡凡三十二四十二月兵趨橫城時過南風順行金鼓火砲聲數十里塵飛漲天沿河岸牧馬虜賊於墻外沙磧望見大兵至盡起營帳北去十三日自橫城東南循墻而行歷淸水興武安定三營堡十五日至花馬池延綏諸將皆來會瓊諭之曰汝等遇虜大舉擁入旣以爲兵寡不敢迎敵又輕騎數十時入剽掠勞我士馬窺我虛實汝等又議曰賊隨入隨出亦復不能勦殺必待如何而後汝之等志得行乎自今虜賊輕騎入墻不設備擊殺定以軍

法重治衆將皆曰諾二十二日虜賊一百餘騎到定邊營安靜二墩拆開墻口二處劇賊十人披帶盔甲哭入墻口卜雲預令步兵伏墻下見賊入即趨墻口截之賊躍馬南奔卜雲帥精兵追擊盡斬之墻外賊登望見賊被殺號哭遁去瓊令諸將操演擺墻拒戰之法衆曰今大兵聚花馬池一百五六十里賊分路進入柰何瓊曰汝等生長邊方尙不知地利虜情乎今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入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令傳示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

約日聚集以候進旣集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千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先至墻設備矣又虜衆臨墻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墻外有鍋底湖椰門井興武營外有蝦蟆湖箒泉定邊營墻外有東椰門等井餘地方無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脆蓬蒿深沒馬腹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若馬至數萬匹必顛仆勞乏不得齊驅並轡而行是以往年虜衆大舉必由花馬池平坦道路有水草之處結營而入或自興武營淸水營入者間

亦有之因出地圖指示之圖中備書某年月日賊從萬幾千從此地某墩空拆墻口幾處入自宏治十四年以來無不自花馬池邊入者衆方信花馬池爲要衝七月巡撫榆林都御史蕭淮來會勞軍將別請問曰外議皆云自來未有擺邊可以拒數萬騎虜去者公千金之軀親臨督兵任其事乎瓊且以方畧告且請發佛郎機大砲助用淮曰某不足以知此有所聞不敢不告願公自愛時鎮守陝西太監晏寵巡撫都御史寇天叙發精兵三百助戰寇天叙又備熢炒三

百石運至花馬池并令各軍自備人給三升惟石臼墪墻下二十餘里無井令兵班行都指揮劉楫掘三井水甘洌可飲又定步軍五百待兵至墻下於花馬池城外井運水供軍諸將演寅以定墩恐未得法七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臼墩墻下安營親往視之令人作賊於墻外舉旗諸軍登墻點放神鎗打之墩急呼下墻曉之曰凡行營必掘塹或立挨牌拒馬椿以限賊馬今所以擺墻者足爲我兵障蔽也賊登墻拆毀我兵於墻內用火器擊之彼豈能不墜落乎今墻

上僅容一人单立而乃令我單登墻持神鎗打之賊
自墻外射之一矢斃矣微吾來幾壞事遂教演擺墻
敵戰之法衆始稱善又令曰如賊大舉從東西别路
入則我兵三萬結爲二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列賊
必於此三營經過各堅壁勿與戰待賊行動用神鎗
銃砲大佛郎機砲出奇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廣步兵
三千轉戰單于數萬今我精兵三萬火器三千而畏
敵如虎豈將帥皆婦人乎初諸將聞令退有後言至
是三令五申選猛士三百人各持大刀命執令旗令

陴者領之瞽曰自今出軍遇賊敢有逗遛退縮者即於陣前斬之故不會合策應失誤軍機者奏械繫赴京依律坐罪衆方悚息聽受次日卒萬騎東巡定邊營又至舊安邊營復回花馬池往返三百餘里塵飛漲天旌旗蔽野金鼓之聲聞於境外遇有狐兎野羊因圍獵之蓋承　天子之命以令將士所以威靈氣焰能赫赫也或曰既集大兵宜不露形賊入可獲奇功柰何揚兵使避去徒勞士馬而無功乎瓊曰禦戎之道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且夫取兵三萬月

費千金利於速戰若潛師以待賊或不來久之師老食盡兵悉罷散而賊乃擁至豈不失策于是時駐兵之處糧多缺陝西一省大旱米貴惟寧夏一區賴黃河水利頗有收獲都御史劉天和自甘州兼程來六月到靈州即議於寧夏靈州倉該放官軍月糧數內增價糴運巡撫寧夏都御史翟鵬以謂宜如宏治十四年故事俟運八府之粟而不獨取給於寧夏一區也禁勿許糴然官軍利於價增皆樂從之鵬不能強每運糧一石官給脚費銀一錢二分七月終已運至

花馬池麥豆二萬六千石矣草亦間有折色聽軍隨營牧放軍餉賴以不乏小民不受追逼寍夏鎮城至花馬池三百餘里運糧者循邊墻而行騾馱車輓晝夜不絕一日早賊虜五騎至興武營牆門墩下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荅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墻裏車牛晝夜不斷做甚麼答曰總制調齊十萬人馬儹運糧草勾用要搜套打爾帳房賊曰套內多達子有裏打不的又言我原是韋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爲信墩軍曰你是韋州人何不投降賊曰韋

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舉弓送墻上墩軍接之不換與弓賊遂放馬北奔宏治十四年侍郎李鐩督餉令八府所屬百餘州縣遠至二千餘里空運米豆赴邊全省騷動而大虜不能深入驅掠今天和取給於近地所產軍食足而民不擾誠可爲後來督餉者之法也瓊初議出兵調取各鎮前年虜中走回男子熟知虜情者數十人充爲通事至是令尤乖覺者十數人各執招降紅旗深入草地插之中國人被虜識字者見之拔旗去投降者不絕以此得知虜遠

近進止消息又令人投毒藥於近墻水泉又每五日輪遣夜不收數十人晝伏夜行深出哨探百里之外賊營帳住牧一日十餘騎夜至墻下墩軍拒之一賊先入爲守墻指揮楊琮所殺又一日賊二十騎夜至柳楊堡墩下拆墻入守堡官領步兵用神鎗擊一賊墜馬守堡官下馬爭割首級一賊後射之傷死賊扶死者䭾馬上疾出走尸步軍追之不及是後所無一賊至墻下者九月初一日忽有遊擊梁震差舍人李聰自榆林回報說東邊虜中走回人尸說大勢達子

在西下營不久要往大同西邊搶掠瓊曰此賊知花
馬池一帶有備而欲乘虛西搶靈州屯田村莊也時
固原遊擊彭棫兵住小鹽池遂差百戶張天福齎執
旗牌急調彭棫遊兵來靈州與守備安正兵設備棫
初六日到靈州十一日夜達子二千餘騎到於淸水
營鎮北墩西空拆開墻口一十處南趨靈州張天福
督彭棫等夜出兵陣於靈州城北時劉天和在靈州
召彭棫等戒之曰賊夜入來知多寡宜愼重如總制
軍令以拒賊出境保障居人爲上策不以多斬首級

爲奇功彭械等遂肅隊而行黎明時約行二十餘里至地名王鐵廟遇賊前鋒一千餘騎皆披帶鮮明盔甲張打旗號驟馬衝突而來餘賊一千餘騎隨進我軍奮勇各用火器神鎗火砲弓箭骨朶向前交鋒混戰二三十合賊傷死者甚多俱被扶拖而去戰至辰末時分賊方退遁至原拆墻過遊擊李勲人馬來拒敵不得出又望見東路花馬池大兵灰塵遂西往木井墩東空拆開墻口一十一處奔逸出境靈州屯堡悉得保安梁震差家丁出口哨見忻都城離邊墻一

百餘里有賊營帳三十餘頂在彼瓊曰此賊近地安營雖未必深入不可不討遂命諸將團聚精兵萬騎夜出襲之或曰有例不許官軍出境殺掠瓊曰禁例所載謂守邊將帥不得私自使令軍人出境據掠財物也律不云乎若邊境城邑有賊出沒乘機領兵攻取者不在此限令吾奉　天子命專征閫外襲殺近境窺伺之賊有不可邪如盜伏人家垣門之外主人知之不卽號呼鄰巷共逐之而必待其毀垣破門然後拒之乎昔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塞以嘗殺其

近塞者故不敢近耳若非殺之安能使其不敢近塞乎衆將皆謝不及知此此願依令出襲九月十五日致祖道供帳於花馬池南門外約定酉時出兵度暮至花馬池東北二十里拆墻出親臨戒之曰暮夜出兵襲賊賊少兵多慎勿輕敵分散邀斬首級至有損失此惟欲宣威沙漠使彼遠遁耳諸將皆諾銜馬夜出嘶啼之聲聞十餘里賊遂起營北遁官軍至忻都城竈灰尚未冷遂放火砲吶喊而同天明入墻自是差人相繼出哨二百里之外無賊踪矣論曰胡人以畜

牧爲生騎射爲業侵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兵戍守寡則艱于應敵多則困於轉輸是故虜衆一合而勢常强我兵難聚而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恥者其甚至於陷沒疆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於斯極矣若夫英勇之君憤夷狄之侵陵竭天下之財力兵窮力疲而後已　皇上明見萬里嘉納允行諄諄戒諭務底成效前後巡撫都御史寇天敘劉天和巡按御史王義朱觀謀議協同鎮守陝

西都督劉文躬親督理副使齊之鸞張大用身任其責兵部尚書李承勛王張敷奏乃於花馬池一路長三百里爲之深溝高壘以立大險限隔華夷又於環縣北甜水堡西至靖虜蘭州長八百里塹山湮谷以爲重門愼守封圉自時厥後北虜將不得長驅深入而內地人民可以安堵息肩矣至於甘肅一線之地長千五百里羌虜夾居山曠勢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處居多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木譙高樓

交聯不絕營壘相次便兵聲餉鬬具烽火相望合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爲法斯得上策矣瓊前歲經畧河西奏乞遵古法重屯田以備戰守已施行矣然而尚不見成效者屯田之難必須遲之以歲月而又得人以分理之庶乎其有成也

尚書楊公博奏議築甘鎮城堡以弭虜患

本鎮地方斗絶羌胡之中孤懸河湟之外度勢審時較之沿邊諸鎮獨爲難守而經制長策大要亦不出

於趙充國留兵屯田步曲相保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之數言蓋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坐收成算而區區攻戰之末不與焉臣以駑劣以今歲七月之初始至鎮城深惟積穀重農第一要務故亟將屯田事宜議擬題

請其次則繕城郭起塢堠謹烽燧尤不容緩但惟鎮番地方北出涼州二百餘里曠遠寥濶實與宣府獨石馬營相類昔人謂於涼州北境磧中建置城垣控其衝要自是寇不敢復至涼州城下即此處也乃今風沙擁積幾於城埒萬一猾虜突至因沙乘

城豈惟涼永坐撤藩籬實甘肅全鎮安危所係至於涼州永遠安懷靖邊三堡亦皆番虜往來出沒之所垣墻低薄壕塹淤塞雖嘗屢議修築止緣無人任事旋議旋罷今議於鎮番添築關廂一則消除沙患一則增置重險

議處安插夷番以靖地方

臣惟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自古聖王制御之方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未有番漢錯居可以久安長治者也本鎮甘涼諸衛遠在

全陝之西極爲孤懸肅州一衛又獨在涼之西孤懸特甚是故全陝之休戚視甘涼甘涼之安危視肅州譬之人身極當霧露之衝必須元氣完固多方頤養庶幾可保無虞若內先虛弱邪氣乘之鮮有不速其斃者先年兵部題奉

欽依帖木哥土巴等部落安插高臺白城山一帶總牙日羔剌等部落安插肅州威虜今塔寺一帶向因威虜等處城堡殘破各番盡移肅州寄住以致郊關之外蜂屯蟻聚不可勝數指大如股賓多於主睚眦

之忿動見戕殺男女之風因而淆亂肅人有言不但生畜為番人豢養雖子女亦暫為番人鞠育番人有言若等所住者我等地方有時見索必須還我即此二種論議臣愚卧不帖席食不甘味尙敢重惜一身之利害而漫不為之計念哉臣愚相度邊隘次第修飭急乘草枯馬弱之時結營境外次第興工計自本年三月十五日起至五月初五日止共修過城堡七座墩臺一十二座安插過各族番達帳房七百六頂男婦三千四百五十四名口近者離邊二三百里遠

者四五百里腥膻之氣爲之一清文明之化居然四達以後前項番夷照依白山城帖木哥事例必須朔望買賣方許赴城其餘尋常無事之時漢人但有潛入番營者即以通番論罪番人但有潛入境內者即以賊番治罪兵守衙門仍要不時差人往來巡視一遇回虜侵軼叅將會集番兵協同勦殺有功與漢兵一體陞賞庶幾夷夏之分明內變可消犄角之勢成外患自弭

計處西海達虜投降議

自古聖王之於夷裔其犯順也來則禦之去則不追其納欵也來則撫之去則不問蓋以禽獸畜之所謂治之以不治耳亦不達虜本係小王子部落自竄據青海以來無歲不與套虜往來讐殺我邊因而驛騷者三十餘年先年總督大臣每欲犂庭掃穴袪除腹心之患後以兵糧不繼旋復中止今幸天厭禍亂種類衰殘故屢困帖木哥屬番相率納欵自四夷來王之道論之誠足以光昭

聖代無虞之治但臣等反覆籌畫必須長顧却慮不

可徒為一時觀美之計自嘉靖十年以來此虜或遣人通和或投獻金牌或進送馬匹其意未嘗不善然往往回營之後竟不見一人回報既非屬番可以追撫又非官通所能詰問以致邊臣無從區畫節奉勘合不能回奏此其一也大畧究其設心多因褒謝之餘以故甘言誑詞緩我邊備因而希求賞賚若使羽翼既成更當易面改圖所謂飢則附人飽則颺去此其二也雖稱歸順止是譯其口詞原無番文可據止是一二從人候審亦再別無真正頭目有納款之名

撫納款之實此其三也即使盡率部落甘心來歸不免分處內地將來之事必與帖木哥土巴相類養虎貽患勢所必至此其四也臣等竊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令部落大半已被套虜收復陽順陰逆中間情狀尤爲難測萬一熟知道路勾引侵軼兵連禍結撫事生揆以此利害較之作事謀始極當愼重所據大同今次差人投降一節實與嘉靖二十四年整克情節大畧相同固不可拒之不信以啓目前之患尤不當信之不疑以生意外之虞臣等查照往年事體

一面將綽卜等二名量爲犒賞令其回營曉諭頭目大同等欲果同貢或買賣或遇套虜侵犯願統領部落協力勦殺或欲設計將俺答并吉囊遺孽面縛候賞務要親詣軍門聽候處分如果再來叩謝別有的確情節另行會奏如以往年一去不返即當置之不問止宜修我邊備以伐其謀倘來侵擾相機戰守是乃禦戎之常道也

申明大討以伐虜謀

看得擣巢之法大率有二其一則覘虜醜之人急搗

其巢以牽其內顧其一則乘虜馬之弱分擣其巢以制其不及還來邊臣往往行之未嘗遙制即如近日大同豐州之撻是已但恐計慮不周輕舉妄動匪徒無益而反害之合無通行九邊總督鎮巡等官悉照李文進所議相機進止以伸撻伐之威以收全勝之算方為上策

議處邊鎮

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延慶永寧四海冶相為唇齒宣大總督每當秋近移住懷來正為南

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互分彼此必須聲勢聯合事方有濟合無容臣等備行宣大總督都御史李文進仍駐懷來如果賊犯薊鎮古北口一帶宣府別無聲息即使多發精兵星馳援應若止犯延永逼近南山就將各支兵馬分屯薊鎮墻上協力固守但使匹馬不得入關即爲首功

議定戰守

議得薊昌二鎮已該總督劉應節等將各該兵馬分布停妥題奉 欽依無容別議但向來口語紛紛咸

以守墻爲怯或欲墻外邀擊猶爲害七而利三或欲墻內奮擊誠爲利一而害九言之似若可聽行之實無少效蓋因墻拒守兵法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名雖善守實爲善戰臣嘉靖三十二年總督之時嘗與東虜十萬之衆相持旬日匹馬竟未入邊損傷虜衆不可勝計于時虜酋打來孫即土蠻之父抱恨而歸　先帝誤以臣爲功錫臣陞廕後臣復任總督益復習明薊事以爲必當守墻萬無可疑若使潰墻而戰戰雖有功風斯下矣況未必能戰乎合無備行

總督劉應節巡撫楊兆總兵戚繼光楊四畏今夾虜若臨墻不拘薊東薊西決意守拒墻臺以必保萬全為主上以答 聖主東顧之懷下以慰畿民安堵之望賊攻去處果能保無他虞不分文武官軍照依斬首事例題請陞級一體世襲敢有訛言惑衆破壞守墻之說者總督官先以軍法究治仍行解京治以重典

論守要害

臣惟十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擊故備東則西寡

備西則東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比年以來卒以兵馬預分邊境晝夜食宿俱在墻上不惟人力疲勞誠爲守株待兎今歲防秋必須擇其總括之地各屯重兵使有常山蛇勢首動尾應之義方爲得策合無將冷口作一處自山海關起至太平寨止以副總兵李賢主之駐劄建昌領本營兵一枝石門寨遊兵一枝太平寨燕河營叅兵二枝再加三屯營遺下正兵并遼兵一枝山東民兵一枝古北口作一處自馬蘭谷起至石塘嶺止以總兵官周益昌主之駐劄密雲

領本營兵一枝臣標下兵一枝振武營奇兵一枝馬蘭谷古北口墻子嶺石塘嶺叅兵四枝石匣營曹家寨大水谷遊兵三枝再加遊兵二枝河間遊兵一枝保鎮民兵一枝昌平作一處自渤海所起至鎮邊城止以副總兵張琮主之駐劄昌平領本營兵一枝黃花鎮鎮邊城叅兵二枝居庸關鞏華城守兵二枝白羊口遊兵一枝再加時陳下陝西邊兵四枝河南民兵一枝定州遊兵一枝紫荆倒馬關爲一處自沿河口起至故關止以總兵官歐陽安主之駐劄易州領

本營兵一枝馬水桑荆倒馬龍故叅兵四枝并保定
定州河間調剩游兵及各處土兵民兵快手再加保
定正奇兵二枝本鎮民兵一枝巡撫下武勇兵一枝
各聽周益昌歐陽安張琮李賢無事隨宜操練有警
分布戰守臣與時陳吳嘉會史希淳往來督視副使
趙文燿李蓁張敦仁畢竟容朱徵茅坤協同各將共
圖保障萬一賊虜止犯一處臨期斟量急緩發兵策
應不許自彼分此其曹家寨大水谷遊兵二枝宜守
不宜戰宜步不宜馬原免民馬二千徒爲勞費合無

革去一千每營各止用五百匹

論覘虜情

臣惟知彼知己兵家之要遼東與　京師相去隔遠且秋深泥淖虜馬難馳保定耳目寄於宣大俱無庸別議惟薊州一山之外即爲屬夷東則朶顏部落西則李家莊巢穴是雖陽順陰逆其在今日譬之紙帳竹籬留之無益去之可惜況每歲北虜大舉或東或西此輩大畧先知若撫之有道處之有法必能預得其情合無容臣嚴行薊州鎮巡官將三衛并李家莊

夷人從宜撫賞選差素有膽氣慣知道路夜不收人
役分番其礬哨採醜虜向往各夷果知順教哨探的
實防秋畢日從重賞勞況辛愛近日將阿羅豆兒色
鎮兒妻女淫騙離心離德結之以恩自是以夷收夷
之法

論選兵馬

臣惟兵無選鋒曰北薊兵削弱不惟全失操練至於
簡閱之法向來通未舉行臣近日畧加簡選大約合
鎮可得壯健者萬五千人顧惟教練之初不可全恃

為用至於薊保二鎮叅守之兵一兵僅數百人或千餘人馬不過三五百匹或六七百匹有名無實多屬文具其調到客兵雖稱精健中間亦有不可用者且來路既遠疲弱為多合無聽臣等不分邊陝保定及山東河南之兵逐一簡選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者用為衝鋒破敵中等者隨營截殺下等者守墻守城及分布軍民堡寨遇有零寇分掠兼土兵相機剿殺

兵不貴多而貴於精

論明戰地

臣惟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待敵者勞東自冷口起西至倒馬關止一山限隔其中多有可以據險阨塞之處不惟客兵初至不解東西南北雖本鎮之人亦俱茫然不知即以古北口言之虜若自黃榆溝而來必由潮河川自韃子而來必由曹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必由三箇嶺臣嘗往來周視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真我兵之戰地也過此則爲石匣爲密雲平原曠野萬馬可馳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臣已各設置木柵橫以方板於中多留箭眼可以用使

火器柵外闊明壕二道暗壕二道又用竹竿布於地上多設地雷火砲如或可用火攻或水攻臨期徑自酌處所謂多方誤之所據斧戶鎮邊馬水白石吳王坎溝諸戶俱當倣此舉行令撫咨臣等不分主客嚴督各該叅遊等官先期令其於分定地方上下山坂躬親踏勘務得可戰之地畫圖貼說回報臣等訂其可否即如去歲浮圖谷之戰陳鳳偶據山坡而大勝朱玉不知據山而稍挫是其明驗若使平日講求習熟決無倉皇失措之理

諭張疑兵

臣惟冷口一帶雖已屯兵誠恐虜情重大總兵官周益昌相去隔遠倉卒勢不能及查得每當秋月遼東寧前一帶頗有警報事在彼中亦當防範合無行令總兵官趙國忠帶領本營兵馬七月以後專在寧前住劄以為薊鎮聲援一面多差人役於冷口探聽但有人犯消息不必等候明文即便星馳入關會同副總兵李賢相機剿殺仍於撫賞屬夷之時先以此意傳播其營使其知我處處有備似應伐謀致勝之端

論急收保

臣惟禦虜之要固守爲上臣去歲經略之時已嘗題准修築簡便墩城但時值荒歉小民救死不贍何暇及此臣近至薊鎮見近山人家亦有因山爲寨者據高設險大略如城垣之制不甚費工亦可收斂合無備行各該兵備并沿邊有司官員預將民村勘定要見何處平行可以築墩何處近山可以設寨稍候麥熟之時次第舉行萬一時日迫近難以遽完且將見在城堡作何歸併人畜作何收斂務要計處用謀其

保萬全若能悉心幹理卓有成蹟薦揚擢用坐視民
患致有疎失者查叅究治

論調兵食

臣惟足食足兵雖交相爲用而足食尤爲先務是故
兵馬錢糧當作一家計算往年不分虜情緩急故將
兵馬聚於全無積貯之地即如古北口兵嘗不下萬
人馬不下一二萬匹彼處糧旣寡少度支艱於輸運
地又窄狹兵馬苦其鬱蒸豪橫客兵往往肆其殘暴
以致居人怨詈無所控訴可謂一舉三失之矣合無

今歲將各處客兵如遼保之兵則分於薊州一帶由平谷漸入密雲陝西河南之兵則分於通州三河一帶由順義懷柔漸入昌平務有虜警一日一夜可以馳至各該主將如欲簡閱或暫行調集或就彼巡視無所不可

論使非過

臣惟選兵不如選將使過愈於使功各鎮棄廢將官節經兵部題奉　明旨不分充軍為民閒住降級等項俱許隨軍立功除非臣所屬者不議外合無容臣

將薊遼保定三鎮廢將不拘總兵叅遊守備逼行查出取赴軍門令其各帶家丁自備戰馬官給廩糧料草儘其見在之數合爲一營仍以素有威望者一人主之隨臣往來截殺果有奇功具　奏陞賞無功者照舊發還原衛畧其文史之虛名責以韜鈐之實效將材邊計兩爲有益

議夜擊之當舊

夜擊賊營兵家奇事但近來刼營有同兒戲或先放砲或先舉火使賊知而爲備反來攻我雖曰撓賊實

自撓耳合無今次遇賊入境聽宣大山西三鎮總兵官各募敢死之士相度天時人事如果可爲當夜下令令其銜枚暗號直撞賊營勢如風雨惟在破敵不貴首功當內舉火放砲之時外面亦舉火放砲勢若夾擊是爲裏應外合暮夜倉卒之間賊未有不駭愕驚遁者但兵事尚密此事尤當縝密全在臨期斟酌以圖萬全

議巢穴之當擣

攻其必救兵法所尙即如宣府地方近邊則有張家

戶外種田之賊大同地方近邊則有脫脫一種邸阜一黨若使乘機勦殺批吭擣虛必有明效今次遇賊入境聽宣大二鎮總兵官各將擣巢之兵計處停當一面發兵在內截殺一面發兵在外擣巢但須哨探明的各將營走囘人戶查有乖爽者各留三五人厚加館穀令其指引道路庶幾不墮賊計

議鄉兵之當激

義勇一事不惟大同西衛可行隨在可行但往時得功遠在數百里之外報驗反致勞擾以故鄉兵不肯

向前截殺今次遇賊入境聽宣大山西三鎮巡撫官各刻簡明小票用印鈐記但遇鄉夫得功者所在官司驗明給票一張以爲執照賊退之日不必議陞徑自照例每顆賞銀三十兩激勵之下人人勇氣自倍

議招降之當廣

虜營之兵多半俱係漢人豈無父母妻子之念止緣畏彼聲勢不得自便覲之近日一插招降之牌有一家十四五口同歸者有挟父屍而帶歸者有子婦孫亟老之姑而歸者但恐處之無要以致人絶歸萃虜

氣益增今次賊果入境聽宣大山西三巡鎮撫官先於各堡大書招降紅旗令一人冠帶立於堡上多方招諭有能滾馬投降者即時開門收納若使百人千人一時俱肯歸正賊勢自孤不得不退

議歸路之當截

歸師勿遏雖兵家所忌但虜之歸也與中原之寇不同喝赶牛羊者俱係老弱之賊強壯之賊左右護持其心惟恐有失全不戀戰而我兵若先處戰地誠爲得策今次遇賊入境各設伏兵於賊歸之路或據山

險或依林木相機截剿賊退之日各另開 奏要見
某處截賊曾有某功不得仍襲舊套其來如迎其去
如送

議堡寨之當守

軍民堡寨被賊攻毀者十之七八無壁可堅先已題
奉 欽依嚴行宣大守巡官親詣督修每堡四角各
修四墩無力者或二墩一墩近據各道報稱以十分
爲率築完八分以上臣巡歷所至逐一親閱如果堅
完高厚比之往歲不同賊若入搶斷不能肆然得利

但自古用兵有守中之戰有戰中之守若不添兵防禦未免坐困須先哨探賊果於某處入犯即將步軍分發墩堡與鄉夫相兼在內遇有零賊來攻相機擒斬大約追逐不可過半里一里之外盡分搶之賊勢不能多我墩堡之兵多而彼賊甚少似可成功

議方畧之當多

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者蓋言方略雖多未必皆中但中一方即爲對病已經遍行三鎮副叅守操等官各照所管地方畫一水墨小圖或可以依憑山險或

可以占據水頭或可以建立營盤或可以設置等物或可以安頓砲火或可以挑空賺窖種種備之見今俱已報到正在整頓臣等每一念及誓不與賊共戴天日直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意

肅皇帝時虜極猖獗渠云虜急薊遼則公薊遼虜急宣大則公宣大急在內則公內急在外則公外一時恨不能兩公之身而應之而公以片言撤十萬之鳴鏑逡巡揚息莫敢誰何公眞偉人哉及讀公奏疏內云每一念及誓不與賊共戴天眞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志乃知公之忠赤盟之天帝者素矣公之一身任天下之安危者四十餘年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矣

尚書王公崇古酌議夷酋款塞

譯審得把漢那吉口稱係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親男自幼四歲喪父祖母奶奶一刻哈屯撫養長大替伊定下歹慎的女兒名號比吉係俺答女婿的女過門已經六年那吉復尋下兀慎家達子取兎扯金的女要娶開俺答將我兒都司定下不知達名家女强娶爲妾彼都司家生氣搆怨俺答却將那吉原尋下取兎扯金的女與了我兒都司那吉因此惱怒背了祖父祖母逃向南來等情本職惟恐不的又經行令山西行都司掌印王應臣大同府知府程鳴伊等覆

審相同具報間續據大同西路叅將劉廷玉塘報本日卯時東北山墩軍韓文選招送貢夷一名克叙騎產馬一匹到堡番說有小頭兒把漢那吉娘們男婦八名口來降隨那投降後俺答着人趁回克叙騎產馬前來有俺答說如今把漢那吉過　南朝去恐所管達子俱都走了調衆頭兒寫了文書將搶回子的達子調來也不搶了也不打牲都要到邊上問太太師討要他孫子若不與要圍困城堡又據大同右衛叅將袁世械報本月二十四日據右衛二邊西馬

頭墩軍王青報瞭見邊外從北來人口歹逼等數名
到墻報稱投降本官同巡撫標下原任副總兵麻祿
把總胡應時守備王江廖綺等帶領兵馬出口接至
大邊外亮馬臺迎接降人六十名口隨趕馬七十八
匹駝一十四隻牛八十五隻羊五百九十二隻帳房
六頂收赶入城又據大同左衛副總兵麻錦塘報本
月二十六日據馬堡操守梁國寶送來降人眞夷討
討兒等四名漢人一名馬九匹又據大同東路恭將
馬孔英塘報二十七日據鎭門堡操守劉恩伴送投

降夷人啞兒兎同妻那蘭住并妹哈喇愼男般不害女綽胡兎俱係兀愼部下眞夷各思想　南朝好過聞得俺答孫子來降各先後脫走投順各報到職據此看得眞夷把漢那吉譯供降情查與續到諸降情詞相孚似非詐降本職隨給各降衣服花紅酒飯以安其心安置鎮城空閒房屋居住其日用食物行令司府査動官銀務令豐足仍五日一次犒勞但狠子野心恐居久思還別生他念防微弭患不可不謹仍責令巡捕巡邏官員并通事人等相伴羈候及嚴禁

閒雜人等不許與降人往來窺伺探聽以防变搆近據傳報俺會調兵欲來求索如不與要圍困邊堡太職深慮殺胡破胡殘胡敗胡阻胡威平六堡正營虜衝來以各軍貧寒恐難保守已經備行副總兵麻錦將所屬各城多餘軍內每堡添撥一二百名與同本堡官軍協力固守及行分守兵備二道查有堪動粮穀將前六堡軍士量行賑貸以濟飢饉如遇虜賊圍困軍士乏食許支該堡備禦粮米准作月粮正數若無警報不得一槩混支仍行沿邊大小將領整兵外

戰外等因備稿到臣准此案查先據大同總兵官馬芳參將劉廷玉等各塘報降夷把漢那吉克竅等先後投降禀報到臣看係眞夷且把漢那吉稱係俺答親孫因爭一婦遽爾投降中間夷情眞僞似涉可疑已經備行該鎭鎭巡多方譯審有無別故一面嚴加防範安置得宜計議允當作速咨報以憑會 題去後今准前因臣會同巡撫右僉都御史方逢時議照封疆邊事臣等職任攸關夷狄歸降 國家體統所係詎容輕率馴致貽患歷查虜酋俺答擁數萬之衆

横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夷侵擾邊圉最為强横把漢那吉的係俺答親孫素所鍾愛乎時驕貴非諸夷之比今乃祖孫相忤輕棄其親千里來降夫豈人力所致玆蓋恭遇我

皇上神武不殺至仁無敵格

天心之助順攝外夷以來　王適虜運將衰　神厭夷德使之蕭墻啓釁骨肉叛離致此內變臣歷考古昔漢唐盛時夷狄歸附往往有之當時處置互有得失謂其與類因而殲之者固非　王者大　一統之

仁矜誇好大寵幸逾制者尤非尊　中國賤夷狄之義非仁無以柔遠非義終以召禍古有明徵今可爲監茲把漢那吉之來降雖若甚微其關係華夷之分實當愼重始之不謹將貽後艱臣等再思把漢雖俺酋之孫乘憤而來黨與寡少非率衆歸附之比但宜給之宅舍授之職銜豐其餼廩易其服用以悅其心嚴防出入禁絶交通以虞其詐誘之諾言示之以大義攝之以兵威亂之以醉酒以察其志歲月既久果無異心徐爲錄用俾其自效若俺答果肆勒兵近邊

索取則明行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福因與爲市責令俺𣆀將板升諸逆賊首趙全等生擒解送被掠人口悉放南歸然後優加賞給以禮遣還一以陰中其老牛舐犢之思一以潛奪其兇頑啖噬之氣彼雖豺虎寧不知恩昔逋猾梟亦獲正法策之上也若俺𣆀倘恃桀驁稱兵強索不可理論申飭諸將嚴兵固守隨機拒戰俾再遭挫折必思悔禍如搆患無已則明示盡殺以撓其志彼若望其生還必懼我之制其死命其心既奪其氣易沮計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策

可行策之中也若老酋昏悖不顧其孫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訓以德禮結以恩信如歷代待外國之質子其部下餘衆有相繼來降者就於各邊從便容收駐牧責令把漢統領畧如漢人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老酋既死其子黃吉台必兼領其衆因將那吉加以名號送還本土令其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舊存部落見故主之得歸勢必響應黃酋聞其姪之復反勢必忿爭彼若兩族相持我則兩利俱存彼若互相讐殺我則按兵稱助蓋推亡固存把漢必知懷德披

此捍彼黃酋亦自畏威在彼將無暇侵陵任我亦遂得休息策之終也若循習舊例安置海濱使之抑鬱愁苦不過爲 中國禁錮之囚使老酋聞其生存日切南望侵擾不已後雖曲處徙取夷輕尤不宜給配諸將使之隨營殺賊立功兼劾彼恃驕貴之素不受驅策駕馭失道怨望斯生頓興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悔均非長慮却顧禦虜安邊之宜再照那吉之降本以少年不敢自決皆係本夷乳母之父夷俗名爲奶公各夷視同親父即夷名阿力哥者主持其行止

若各　賜一官以慰其志尤鼓舞之大機使遠人遂歸化之心黠虜得制禦之畧伏乞　勑下兵部廣集衆議如臣等所言不謬酌定機宜復示臣等樹機禦防庶　國體尊崇　恩威廣被而封疆獲寧謐之休矣

經畫北虜

臣反覆思維臣原議所　請中有部議參酌科議未協者三事必須遵　旨申　請庶得安妥以免後時紛擾前事難圖也故敢披瀝血誠仰祈　宸斷歷查

乞　封通貢之　請始於俺答乞討降孫那吉之時
臣據實陳　請即以　封貢重典俯俟　廷議先要
俺答　獻逆納款許還伊孫再觀情僞另議具　聞
荷蒙　聖恩普照華夷許其　獻逆遣降答其後議
封貢非臣愚一二邊臣敢肆輕許也既而老酋得孫
遣謝夷使打兒漢等執稱俺答感戴
天恩誓伊頭孫四萬逆子不犯大同地方臣慮虜情
譎詐尚有俺答弟姪老把都東住宣薊吉能西住河
套既不會合必將東西影射爲姦諭令必糾合各酋

不犯各邊方准具　請俺答開諭卽遣夷丁東斜老把都兀郡卜西斜吉能各遣使牽馬入邊向臣等陳謝示信吉能仍請臣分遣通丁隨同伊使赴河西內外傳諭臣方據實議　請非聽一二夷使之言部爲妄奏也蒙　勑兵部覆議行臣再加詳譯臣因老把都圖搶屬夷雖未侵掠我邊送還人畜已嘗越入我境又聞套虜冬深嘗犯延綏雙山堡竊計俺答祖孫輸誠無二恐餘虜狡詐情欵未一復遣通丁楊虎金鳳隨同夷使分投老把都吉能巢穴諭以

天朝威德責以背盟侵擾再察情僞仍責俺答申論各酋候爲具　聞隨據各官役復同夷使同報老把都止因屬夷使車二酋偷赶伊馬讐恨故要讐殺誓不搶虜　中國人畜今巳悔罪吉能執稱雙山犯寇係未傳之先因延綏家丁赶馬進入內地彼原不知即日復行各子姪各書夷名各給木牌向陝西軍門延綏撫鎮投詞納欵等因臣方幸各酋聽受俺答統率不犯各邊庶可稍救各鎮剝膚之災可爲九邊桑土之計遂將各鎮巡各道議過條件開具題　請

亦非臣等損威媚虜加逆懽故態別有私要也今據
內而科部之議旣謂河套吉能應聽陜邊督撫另議
封貢其陜西總督尚書王之誥又復執議必令吉能
子姪二年後不犯方請　封貢其尊　國體逆虜情
在諸臣固爲有見但未察吉能俺答親爲叔姪勢若
常蛇聲勢相依首尾相應先年吉囊尚存每過黃河
凍解入套則患在延寧甘固出套則患在山西宣大
近年虜衆日強東西分據河套不能容住數枝占住
莊寧山後久矣小掠則各枝自爲窺逞大舉則東西

互相糾聚事案具存往患可鑑非可口舌爭也今許
俺答　封貢而不許吉能是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
首而舒其臂在俺答必將呼吉能之衆就互市於河
東宣大之商販必不能給在吉能必將糾俺答窺搶
於陝邊而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　中國既失大
一統之治夷虜反得遂影射之私臣前時必令俺酋
糾會各酋之謀亦徒矣他日陝邊有失虜志復縱則
今日之　封貢必不能保其久而不廢也臣前謂夷
虜性急而恥卑今吉能在俺答子孫中班行年齒既

尊而獨不預　封職之榮入貢之賞臣恐發憤糾合
其子姪侵擾延寧如近年黃甫川葦架城鎮靜堡之
攻陷死楂梁之殺戮恐陝鎮之兵力且將不支矣凡
陝之虜情兵力今兵部尚書郭　及臣先後繼任晉
撫歲久目擊其狀身任其艱而之諳在陝一年偶因
套虜西掠諸番一秋兇虜頗收斬獲亦爲損傷既欲
扼其吭而制其命雖使之詐在陝亦未可知也是
封貢之議在吉能不可獨拒拒必當俯察以溥
皇朝一統之治以杜諸酋影射之姦者一也其互市

之議旣蒙　先行於宣大山西矣在陝西三邊臣原議應聽彼中督撫查照先年事規議行各鎮分投設立一以分虜勢以便防範一以便虜私以免搶掠今該鎮之議謂三尺童子亦知不可咨市將士扼腕謂不當許貢至稱因昔開馬市致套虜轉弱爲強是聽諸將狡飾之議而未究套虜先後之勢也臣歷任陝先後十二年歷查套虜在昔吉囊未死部落未分九子少壯各統其衆東則俺答老把都聽命惟謹北則土蠻睥睨莫能拘制故在嘉靖初年九邊騷動損將

陷兵無歲不逞強橫已極自吉囊之死已二十年部落既分諸子多死吉能老而不能制其子姪酋首衆而各肆殘虐部落生齒日繁套中不能容住真夷多降各鎮各蓄丁壯每出赶馬搗巢終歲不能安居今視吉囊存日衆雖加倍而勢反渙漫故一旦聞俺答之傳即欲歸順乃自欲求安非專為感歸降之 恩也雖未可謂比昔勢弱實未見視昔轉強也其所需於 中國者叚布鍋釜之類視東虜皆同而不肯互市諸酋豈甘心伏首聽命不搶不市已耶果各鎮之

兵力能制其死命耶抑奪虜之衆富於俺答耶三者既非是教之叛盟而勒其必犯也且鐵鍋爲虜中炊煮之日用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搜掠以得鍋爲奇貨今與之衣而不與之食具虜衆何能自贍　廷臣之議謂鍋係鐵斤恐滋虜打造之用殊未知虜中不能鍊炒生鍋破壞百計補漏用之不得已至以皮貯水煮肉爲食此各邊逓丁所具知也前虜使欲以破鍋換易新鍋情可知矣及查得遼東開原廣寧之市以廣鍋入市蓋廣鍋生鍊不受炒鍊行之已久此可傚

行及查得宣大沿邊山程險遠鐵鍋解至亦多用廣
鍋即當容照遼左三衛例以廣鍋容入市易商夷攸
便也其陝西之市亦須速行彼處定議容市以免西
虜東市之擾此互市之當議者二也又撫賞之資各
邊原無多積堪動錢糧臣前所議暫借客餉每鎮三
五千兩佐以各鎮撫賞之公費或可充用科臣議謂
臣議動客餉必至減兵弛備是未察主客邊餉之異
支及恤邊鎮之窘乏也夫主餉以養主兵分地畫守
軍有定數守不可罷軍不可銷則餉不可輕減固矣

客餉專備春秋有警調遣兵馬之支近歲邊報頻仍四時戒防糜費鉅萬今虜既納款則邊鎮無警而調遣可免邊也隘有守而邊外探哨腹裏撥烟哨役可省也其歲省客餉且無算矣即如去秋今春臣往返宣鎮南山僅月餘而該鎮東路客餉每備三萬兵馬數月之支今盡省矣據報隆慶三年之召買初支而四年之召買全未動今歲即可停召買該路所省當七萬餘金矣大同鎮去歲春虜駐威平客餉糜費數萬自去冬十一月至今春將盡一兵不調而上年之

召買及以前之積貯未動如今秋虜果遠遁則各枝兵馬分駐各城團練聽警止支主餉而各路客餉亦所省不下鉅萬山西鎮客餉原少自冬深三春撫警河防止支正餉未多調遣所省亦多臣初欲於各鎮客餉內動支三五千金是省十而用二三非他有所費也必欲虜無所撫賞而枵腹束手聽命焉既非
中國撫四夷之宜必令各鎮自爲處給邊鎮各項錢糧各有定支年來文法日密拘促已極何所挼括況用哉查得薊鎮三衛之撫賞每歲銀一萬三千餘兩

而該鎮扣軍糧權採辦以佐之何不下二萬餘兩遼東海西建州之撫賞亦歲不下萬金宣府屬夷止數千而一歲之撫賞費亦僅一萬彼遼薊二鎮入 貢之虜多不過萬餘其撫賞之厚各夷所知也今俺酋老把都黃台吉及永邵卜哆囉土蠻兀慎擺腰諸部落衆至十餘萬既容 貢市而撫賞全不議給徒令臣等以空言應酬無可示恩何恃固結恐非

天朝撫夷之大體也其間討賞濫賞之費在臣等自知撙節而守市遣使必不可已之賞則不可省節如

臣每遣通丁入虜虜必賞之以馬臣每令通丁不許領受虜卽來告云非此無以示好故臣於虜使之來亦須分別大小以段布充賞亦非夷之分所當然也此撫賞之費必不可省須當查照遼薊事例姑無論夷虜之衆寡每鎮每歲令於節省客餉量動萬金以備互市撫賞之資或一時商販無貲權充商本令其買貨充市得馬給軍以濟公私者也

條議約欵善後事宜

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

則狂顧反噬爲　中國計惟當順其所利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而法度繩約者也昔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利耳而邊臣倉卒不知所策　廟堂當事之臣憚於至計直卻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自此擁衆大舉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薊昌或直抵　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

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
也今　天祐　國家使其裔孫來降　朝廷處置得
宜彼遂感　恩慕義請貢稱藩此實　天以安攘之
機與我也我遂因而制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
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　內帑
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
一爲我　國家將當全盛自可鎮撫四夷況彼輸誠
叩首稱臣請　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
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

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
明主威德於海內也故宜受而　封錫之則可以示
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獷之咸賓可以全
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
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
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以來
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　詔諭修舉邊務然勞力
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支吾而然也
虜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殘擾方尺寸之

未成怨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事
徒勞費而無功也今虜既效順受吾 封爵則邊境
必且無事正欲趁此閒暇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
練我兵馬整我器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 中國
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 中國攜貳之人以散
勾引之黨更有乘機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
之雖黠虜叛服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
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
得三五年寧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

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當是時也彼若尋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虜狂故態必難再逞而 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謀旣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乃深長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此則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 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若不思 社稷之長計不識朝廷制禦之微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怠玩偷安無

復備戒之慮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寢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未得而已溥其害虜未制而反制於虜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　國之忠他日翻成誤　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以明言者也

議積錢糧

照得邊鎮孤遠恃積貯為命脉　內帑經費視邊費為益縮向緣邊患頻仍欲節省積貯而未能今當虜

通貢市誠宜省煩費以培元氣臣等備查今歲在
大同宣府主餉一時似有積餘其山西日收尚不足
正支誠未敢以一歲一月之數即指為節省實數也
其客餉往年北虜猖獗侵犯無時東征西剿月無虛
日兼以春秋兩防盡宣鎮之兵布南山之守調山大
之兵協南山之援遂使山大之勢日漸孤危沿邊之
城堡多被攻陷在我既為失策在虜得以牽制每遇
秋高或示形於東犯輒擁衆而西侵諸將藉口南山
彼此觀望老師費餉誠為非計臣自奉命移鎮目

擊茲弊故於去秋并今歲春秋兩防酌議分布俟警調遣節勞省費三鎮共知況今北虜納款審時度勢保無他虞而春秋分布亟當改圖以責實效伐虜牽制之謀厚我三鎮之備平時聽臣督行各該鎮巡兵備各道將領等官飭兵理餉繕治戰具修葺城堡申明哨諜以嚴自治春秋各防本境有警聽臣酌量緩急隨宜調遣互相策援庶歲免分布之煩時勤修防之實以節士馬之疲勞以省客餉之糜費

議修險隘

照得方今守禦必恃設險保民全賴城垣王公設險守國之要圖也臣自去歲奉 命移鎮之初即慮督屬宣大山西地方均係衝邊俺答諸酋日伺侵擾兵力既難戰勝地平無險可守所恃城池高深守具充裕方可保障軍民免被攻陷嚴行三鎮將所管邊腹軍民城堡內外邊垣上緊修補整飭戰具添備火器廣積木石編派保甲分遣教師演習射打以愼防守仍令城下壕邊添築越墻一道高五六尺底厚三尺收頂二尺多開箭眼專備守禦每堡城郡以民間牛

車數輛上製遮箭板外守門橋以備出入

議練兵馬

照得制勝之要必恃強兵而兵之由強必須素練有兵不練以將與敵兵法所忌臣於移鎮之初訪得三鎮操練之法不過走營椿塘搖旗放砲雖若可觀無益實用且有兵不練與無兵同練兵無法與不練同玩愒時日虛糜糧賞急當改圖已經通行各鎮總副叅遊守操坐營等官每營各置操簿一扇每軍為一格各分技藝各路每日輪定一哨鎮城正遊標兵於

教場分東西中亦日輪一哨或一司東西各安砲口射把分演弓矢鎗砲爲小操毎朔望爲大操合營演陣各照官單原定隊伍赴教場各中軍千把總官各據簿照隊挨點每軍九箭鎗砲三出各令比藝較射中否各註空內三次不中者各軍畢責五棍每月終鎮城赴撫院查考餘聽各道會同各將領查實以驗精否每年終通會中否多寡量行動支弓矢銀布給賞行罰其風雨祁寒盛暑之日間日分營以節勞逸及查各邊步兵不習鎗法止執悶棍俱非兵家長技

宜令將臣造發藥弩并該鎮原有鳥嘴銃長鎗各色軍器但可步軍執把習練者聽該道具呈撫院分派習練以備長技必須練兵精藝方可折衝禦侮以壯兵威

議整器械

照得器械不備以卒與敵兵法所忌　中國長技火器爲先圖制攸嚴必使所在器械堅精而後可恃攝虜抑敵臣自督臨之初查得各鎮官軍盔甲止係領兵頭目并各將領親丁頗稱堅利其餘部伍軍丁率

多損壞不堪其守城守邊軍壯甚至盔甲弓矢全無率恃木棍空拳搏虎遇虜即潰良可寒心臣即通行各鎮撫鎮督責各該將領各將所部官軍器械完備者整飭堅利舊壞不堪者督令更造全無者各於該鎮庫貯給領一切旗幟戰具逐爲整頓以壯軍威至於禦虜火器力能及遠火力雄猛可破大敵者獨湧珠大礮爲最若使備之既廣置造如法教演有素戰勝守固虜自難逞臣昔督陝邊用之克敵累收捷功宣大山西尚缺此炮雖有毒火飛礮及各色大砲直

筒皆可裝用但輕重不一或難隨營及查節年所造火器據各將領冊報若足備用訪究其實各營城堡不過冊報十之三四而民疃僻堡甚或全無雖有循環不過沿襲虛文數尚未的何堪實用或有火器而無火藥有藥而無鉛鐵子即有火器藥子而教練無師製造多不如法或火眼未通及麤大打放無力眼高反致倒坐傷人或鉛子砲口不相脗合緩急難用藥器空費何能中虜況北口兇狡加以板升叛百計導誘高臺大堡率被攻陷將領既不能救援軍民

橫被殺虜平時又不教以守具臨警是棄民驅衆以
滋虜掠及查陽和城係軍門駐劄之所神機庫火器
火藥無多緩急尙不敷兩捄兵馬領用何恃分給各
鎭之急即行陽和守備奚元查動該城庫貯鐵料調
集匠役分投打造湧珠樣砲備關造法分發三鎭責
成都司兵備守巡各道近邊州縣等官大破常格處
動官銀多方置買鐵料時近秋防各先打湧珠砲百
十位以備急用

議開屯田

照得　國家屯田塞下以資軍餉寓兵於農以省內
供制本盡善　國初虜勢既衰軍民饒裕開墾日廣
額賦歲增士飽馬騰五十年來虜勢日驕邊備漸弛
沿邊虜患憑陵耕牧坐廢內地山水河流衝沒太多
既失農利茲以清查二次槩增開墾虛額故拖欠愈
廣兌支無實軍餘逃移逋爲邊累若非大示寬恤何
能責實供輸臣於蒞任之初遍行三鎮及刊發條約
查清分行委官丈勘分別田地肥磽等第定徵糧額
多寡務求坐落的據無容軍民田地混淆影射適遇

今歲春初北虜議請　封貢邊烽暫熄臣復行各鎮
撫臣督同各道司衛等官乘暇撫綏開墾荒田又經
出示曉諭軍民招撫逃移務將境內節年拋荒田土
或係地畝民田或係養廉牛具不拘名色勸令廣爲
墾闢姑免起科如有煢孑之民缺乏牛具子種官爲
借貸收穫之日照數還官以濟困苦待候三二年間
地果成熟堪耕民果安心耒耜虜果守盟不擾方行
呈請酌量地之肥瘠邊腹衝緩定擬起科等差恢復
民業永興屯利庶幾　國計邊儲大裨益

議理鹽法

照得召中鹽引飛輓邊儲夙有成議邇年各司鹽法阻滯邊商無利坐致召納無商邊餉匱乏雖鹽銀數萬計所納糧草不及銀易之半間多停積難售在運司者難卽疏通在各鎮者須宜調停庶可稍濟本色之用臣於移鎮之初歷查三鎮鹽糧主兵專責戶部客兵分責各道每遇開派酌城堡之衝緩爲鹽糧之多寡審年歲之豐歉定時估之高下行有定規若使時估適平召納以時倉塲禁常例填勘無淹滯商衆

雖無大利猶可免賠本之害但事干貨利往往上下避嫌不查鹽引時價止拘開派定額不恤脚運轉費槩依民間時估遠商鮮至是戶偏拘舊報未完新鹽復坐或聽商衆指攀累及小販農家無益 國儲勞擾軍民甚非撫安邊氓導利濟餉之宜

議收胡馬

照得夷虜以孳牧爲生以馬匹充市各邊資馬力爲戰而邊軍以買馬爲苦固也三十年來北虜猖獗調旁午馬多倒死請乞日煩兵部或 請兌本色備

用之馬間多老弱未堪騎征或議給折色每馬十二兩之價軍士買馬陪累萬狀公私交困今幸諸虜遣約貢市士馬既免疲勞軍民更獲馬利臣嘗互市之初開具宣諭榜例要定虜中上等騸馬一匹擬價十二兩搭配叚布官貨一分實值銀八兩餘中騸馬一匹定價十兩貨實值銀七兩餘下騸馬一匹定價八兩貨實值銀六兩餘其在商民梨以故衣雜貨每值銀七八兩卽買兒騍馬一匹可賣銀十餘兩各以次從便加減率得厚利遠邇歡騰今日邊地孳牧漸

多將來單士尋買且易此收胡馬利　中國之明效
也

議散逆黨

逆黨之禍起於邱阜白蓮教之投虜成於趙全李自
馨劉四等之繼叛初時尙未敢教虜爲兵擁衆內犯
也後阜等百計求媚教虜攻城鉤杆之技曆虜誘開
屯堡之利遂致宣大各路城堡攻陷者十五而被邱
阜等誘陷者大半人口殺戮室閭燒燬死者肝腦塗
地生者無家可歸漸開邊外豐州川萬頃之田立板

升數百村之居驅我被虜軍民貧虜耕戰厚利中間
有欲歸而不得旣歸而被殺者甚衆今在板升之衆
多係被虜軍民非盡皆甘心從虜之逆也近年復有
內地妖逆如今獲梟示張從庫李佛兒王道兒黄各
以白蓮妖術鼓惑軍民出入虜營交結趙全等誘虜
入犯甘爲嚮導甚至陷州獻城又皆內逆搆煽非專
板升外逆謀爲之今伏 天心悔禍黠虜納款外逆
趙全等旣被俺答執獻伏誅內逆張從庫等復爲臣
等搆獲典刑其在板升之衆欲圖招徠必須乘機審

勢要難取速今俺答之衆依板升漢人種田以資食
用事勢未便中間乘機遘會遣謀密畫有不可明言
者事在各鎮隨宜審處務使逆黨不至再熾華人可
遂漸還

今天下獻貢二十餘年矣干戈銷為耒耜疆場謐
若腹裏縣官紓宵旰之憂大司農金錢歲省數十
萬計窮塞丁壯歲活數十萬計薄海內外莫不誦
王公之功然當其把漢奔降時虜情叵測衆心未
一公獨歸然破盈庭之議身任安危質愛子以懸
去就數板升以播天威解辮封以固盟市長慮却
顧若持左券故數十年太平之福一時齊首奇貨
已居之矣古有以天下為已任者王公其人哉王
公里居僕猶得奉 明
詔存問以執鞭欣慕云

貢市始末說

順義王俺答爲貢市諸夷長其先韃靼元主脫歡帖木兒之後也　太祖迅掃寰宇逐元主遁漠北彝獲其后妃及其孫買的里封爲崇禮侯元主卒遣使致卒諡爲順帝子愛猷識里嗣立遣崇禮侯買的里北歸昭恩信也其後脫古思帖木兒坤帖木兒鬼力赤本雅失里相繼爲可汗皆元裔也另猛哥帖木兒爲喇喇王　成祖時本雅失里部落阿魯台降封爲和寧王屢遣使入貢仍遣子來朝瓦剌酋長馬哈木亦

遣使入貢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賜之誥印是時虜常款塞而尋復爲邊患成祖初遣武城侯同安侯靖安侯安平侯五將軍出塞討本雅失里阿魯台諸將盡敗沒於臚朐河明年上出塞至斡難河虜敗遁去阿魯台攻陷興和 上復由獨石出塞至殺胡原阿魯台盡棄其輜畜於闊欒海傍北走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內地 上又出塞征阿魯台獲其知院阿失帖木兒又納台等率妻子來降及

也先亦率其妻子部落來降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忠屢言阿魯台叛逆數為邊患願為前鋒討之上謂事須有因昔漢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北邊徼至召文武大臣議咸請 上北征 上復出塞住哈蘭兗河 上不見虜班師至榆木川而崩 宣宗時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為主居漢北刼尫喇王子揑烈勿嗣父太平賢義王賜哈木子脫歡嗣父順寧王各遣人入貢仍告殺阿魯台獻前元玉璽阿魯台子阿卜只乞歸附授中府左都督 英宗時脫歡死子

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甚桀驁乘舉犯邊致乘輿北狩及乘輿還也先仍遣人入貢於京師多至三千餘人賞織金綵衣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金銀犀帶鞋帽以萬計也先自稱爲田盛大可汗爲其平章哈剌遂死孛來殺哈剌立小王子小王子又爲孛來所殺立脫思爲王　憲宗時滿都魯入河套稱可汗滿都魯衰把禿猛可王強把禿猛可死另伯顏猛可立爲王　孝宗時與瓦剌皆遣使入貢三年三貢貢使亦多至三千人三貢而止及

小王子部落火篩强數入寇與其主小王子相讎殺小王子益衰　武宗時瓦剌西徙與土魯番相讎殺小王子漸强其大顏罕生八子長阿不害罕東虜察漢兒土蠻罕祖也次酒阿剌罕順義俺答父也三阿着害台吉貢夷多羅土蠻祖四孫力雅不害台吉東虜虎剌哈赤蘇把害祖五鐸慎台吉貢夷打剌明安祖六青台吉東虜哭賽祖七中賴兒台吉東虜那顏大祖八五路台吉東虜吃湏台吉祖酒阿剌罕生六子長吉囊子吉能等九人次俺答子黃台吉等八人

三兀慎子小兀慎一人四老把都子青把都等五人
五乃另台吉子都臘兒等四人乃另台吉與長子很
台吉同東虜土蠻住牧次子都臘兒等三人同青把
都住牧入貢六阿禿汗台吉子大成台吉等三人吉
囊一大枝於陝西延綏寧夏入貢俺答一大枝同兀
慎多羅土蠻二小枝於大同山西入貢青把都與大
成二大枝及都臘兒打刺明安二小枝於宣府入貢
先自也先火篩强小王子中衰阿不害罕爲其太師
亦不刺所弒子卜只罕嗣生子打來孫等始衆强東

聯虎力趁土蠻西聯寒罕衆以二十餘萬討而吉囊俺答老把都等近宣大山西延寧邊境住牧衆亦以十餘萬計 世宗數十年來大爲邊患無寧歲歲請增賞幣金數百萬戰守無策專事蒙蔽每虜入輒攻毀堡寨擄掠人口邊境蕭然而多以捷聞將領得冒功掩罪以自便邊事幾不可爲矣 穆宗時天心厭亂俺答孽孫那吉來降因乞獻逆易孫及 請貢督撫以聞下朝議稱便准其獻趙全等以易那吉歸虜廷如先朝歸還順帝孫買的里事例也仍准通貢互

市照先朝封馬哈木等爲順寧王事例封俺答爲順
義王亦須勅賜印如例及拜青把都黃台吉等都督
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歲給貢賞金綵表段三千四
十九綵二千二百八十五布二千五十六疋自內
帑差光祿寺及鴻臚寺官各一員給散并宴留邊夷
使於各鎮聽其互市

散逆黨說

夷狄爲邊患由來尙矣三代以前山戎玁狁葷粥居
於北蠻命曰荒服雖常侵犯而類修職貢至周穆王

伐戎而荒服始不至逮於戰國冠帶之國七而秦晉燕三國邊於夷泰有緜諸緄戎翟貆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晉有林胡樓煩之戎燕有東胡山戎自為君長百有餘歲制馭尚易由其黨與渙散莫能相一也自冒頓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而匈奴强以控絃三十萬衆困漢高帝於白登自後虜之黨與日合而漢使逆黨中行說因為匈奴畫計故虜勢益強然則匈奴盛衰之原由於勢之合散昭然矣倘非冒頓統一諸戎則中行說雖巧亦烏能

使匈奴重爲漢患哉降而五胡雲擾以迄唐宋其間虜勢合散不一而盛衰每因之若符左券我國朝迅掃胡元廓清寰宇元主遁亡之後自愛猷識里嗣立以至於今東虜土蠻罕西虜俺答相繼爲虜王十數輩其間或分或合變亂相尋彼此攻殺弑逐者十之七八類不能全軀以保首領今薊遼之外近邊服屬則有朶顔□□諸夷其北則有察漢兒土蠻東聯火力赴西聯奘罕宣大之外則有把都兒俺答其北則有永邵卜大成多羅土蠻極北仍與罕相接延寧

之外則有襖兒都司吉囊甘肅之西北則有瓦喇哈密赤斤蒙古西則有土魯番哈烈于闐火川西南則有西番迺來西番土魯番瓦喇諸夷各分君長莫能相尙故邊境稍寧其東虜察漢兒土蠻與西虜俺答雖爲兄弟而東虜爲嫡長俺答等歲時朝貢於東虜東虜亦歲時西至賀山祭祖及打來孫死土蠻尙幼俺答兄弟漸强遂不復行朝貢而土蠻罕亦不復敢西行祭祖懼爲所乘也乃東虜聯合火力赤兎罕之衆數倍於西虜曩時俺答吉囊把都兒等兄弟同

心故能合力以抗東虜今把都兒吉囊等相繼死亡而俺答與黃台吉又俱衰老西虜所於瓦剌東受欺於察漢兒套虜死亡過半俺答近欲復讐瓦剌勾連西番而更遭挫辱族屬漸復離披外患踵至內變叢生百年胡運渙然瓦解夫夷狄之性勢均則相爭不顧禮義力詘則相屈不辭服屬吾慮西虜之終爲東虜臣僕逆黨相連憂方甚大也今圖西虜者指板升爲逆黨宜合解散誠爲長慮及查豐州灘自東山而西至黃河約三百餘里自沙嶺兒北至青山約二百

餘里灘內有名板升若俺答李自馨黃台吉邱富趙全宋銀兒老漢魚不刺五奴骨計土骨氣大漢筆寫恝五呵計小廝虎喇哈氣楊木匠周元羅鑑鎖合兒仝掇劉四郭大醫趙景庫計龍王道科王綉匠啞禿氣等二十餘處咸有廬舍或修堡或築墻或築墩臺以自衛八口共約三萬計皆服屬俺答自豐州以西沿河一帶至於多囉土蠻住牧之地亦有板升分隸麥力艮台吉與大成台吉但不及豐州川之衆耳此輩咸係節年被擄及逋逃爲虜耕種以就食者虜之

歟貢利　中國食物也今板升農業亦虜中食物所資正宜存之使其兩有所利損不費之惠以濟其饑免其侵盜尤於款貢有益而無損惟當聽其自來不必過爲招致搆虜中必不能捨之利以起戎心況趙全等旣執獻伏誅而張從庫李佛兒王道兒李貴等續經搆捕誅夷其他若侯天祿等凡可以用間設機使虜自行弒戮或各逆異禍自盡以漸殲除不惟首逆如中行說能爲虜中設計者已無其人卽智慮稍長若趙全侯天祿輩亦不復見而趙景庫討龍土骨

氣等且輸誠獻欵為我心腹矣倘貢約果解虜中酋長尚有自相離叛而來如那吉者板升餘孽將不招來歸如有仍前黨虜出吾素練之兵收之若探囊耳故今所謂逆黨宜散乃在東虜而不在板升撫近郊之市虜散其勾連拼使甘為臣僕以固我藩籬方為長策也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